



《朱翼厂先生百岁诞辰纪念集》书后

希 文

朱翼厂先生名文钧，字幼平，号翼厂，浙江肖山人。生于一八八二年壬午正月十三日，卒于一九三七年丁丑五月十九日。他是近代有名的收藏家，鉴定家。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，即被聘为特约专门委员，从事文物审查鉴定工作。

翼厂先生学识渊博，鉴别谨严，极受当世推重。在三十年代，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古都，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。那时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承袭乾嘉以来的学术风气，每年举行一次祭书的仪式。沅老把一年所收罕见古籍陈列出来，邀请有名人士，参加这个学术性很高的盛会。与会者也可以携带自己新得善本古籍在会上共同探讨。还可以互相交换题跋。翼厂先生每次都被邀请参加。所以沅老的书有翼翁的题跋，翼翁的书也多有沅老的题跋。沅老在当代藏书家中，居于泰山北斗的地位，声望至隆。论年纪沅老长于翼翁十岁，沅老涉足学林，又在翼翁之前。但沅老十分谦虚，对翼翁始终以平辈相待。他们经常往来、函札不断，多研讨古籍中的问题。沅老曾称赞翼翁读书具有“神解”。这句话见于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中题明抄本《李卫公集》一跋，兹摘录其跋文如下：“《李卫公集》世传嘉靖刊本为最古。予曾见宋本。顷闻徐司业遗书散出，有明抄《李卫公集》，为朱翼厂所得。假观从事校勘，出于宋本无疑。欲读卫公集者，正不必远求之海外矣。翼厂嗜藏名校古抄，具有神解。试取明刊并席而观，知预言之非溢量也”。沅老跋中指出：“翼厂嗜藏古钞名校”，确是如此。翼厂先生所藏古抄

名校在他的藏书 中占一定的比重，总起来看大多数是集部的书，特别是集部中的宋元人文集。藏书家赵钊先生是蒙古族的世家，清末大学士荣庆之孙。他非常注意元人著作，看了翼厂先生所藏元人文集的钞校本目录，赞叹不已，很后悔没有早日借读一过。（那时赵先生已在病中）。在三十年代初，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不久，曾经举办过一次古籍善本展览，也征求当代藏书家的书共同展出。翼厂先生所选送展的书，主要就是这一方面的，当时观众极感兴趣。后来这些批校善本大部分都归入北京图书馆善本库内。

一九三二年翼厂先生五十生日，袁励準先生曾用小篆精写了一付对联赠给翼厂先生，上联是“万卷琳琅昨者汲古阁”，下联是“一船书画今之英光堂”，旁题是“翼厂先生识密鉴洞，藏书极富，致多善本。并鉴藏书画，自宋元以来，靡不搜讨，率皆铭心绝品。兼之几案精严，度置清雅、频频过从，动移晷刻，因撰联为赠”。以米芾，毛晋相比拟，应该说有些过誉，但出自专家的手笔，也不是轻易许可人的。可以说明翼厂先生藏书之富，鉴别之精，是众所公认的。

翼厂先生藏书室题名为“六唐人斋”，这是因为翼厂先生收有宋本《李长吉文集》四卷，《张文昌文集》四卷，《许用晦文集》二卷拾遗二卷，《孙可之文集》十卷，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十卷，《郑守愚文集》三卷，是藏书中的冠冕，因以名斋。这六种唐人文集未能长久保有，后来展转归于北京图书馆。

翼厂先生的收藏，古籍而外，碑帖和书

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份，近代诗人沈兆奎字耕梅，精于鉴别，和翼厂先生交往至密，了解先生的收藏最深。在翼厂先生五十生日时，他写了五首祝寿诗，颇能概括先生的生平，其中一首谈到收藏，有句云：“石墨临川李，书画真定梁，伟志一手兼，振翼相颉颃”。翼厂先生确是有这样的伟志，而且成就都很大。特别是碑帖方面，致力更勤。他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，搜访汉唐碑版七百余种，多罕见珍秘之本。汉碑中如北宋拓本鲁峻碑是最可宝贵的一种。此碑在宋代，洪适所著《隶释》记有释文，是考证此碑的重要根据。以释文校此碑，发现碑文第十一行汝南干商的“商”字和十六行当迁緄职的“迁”字，在这个拓本中都还存在，隶释却明显的注着“缺”字。这说明洪适所据的本子比这个拓本还要晚。清代各家金石著录连够得上宋拓的都没有见过，更不用说北宋拓了。还有曹全、张迁两种汉碑，虽然都是明代才出土，但是精旧拓本非常罕见。张迁碑在道咸年间，南北收藏家共有三本，称得起是初拓本。在南方的两本即所谓沔天阁印氏本，此本即其中之一。另一本归湖南藏家，百余年来、未再出现，可能在兵乱中散失了。北方一本，翁同和曾有木刻摹本，原物已毁于火。所以这一拓本已是硕果仅存的孤本了。故宫博物院编入《国宝》大型图录里面。曹全碑在万历年间出土，不久即断，流传下来的未断本极少。有清一代名人所藏见于著录的有傅山藏本、梁清标藏本，翁方纲跋本，王澐跋端方藏本。此本则王宏撰藏本、拓手绝精。故宫博物院影印本后记说，现存的几个不断本此属第一，说当有据。唐碑中如北宋拓未剝本九成宫醴泉铭碑，北宋拓务字不损本皇甫诞碑，北宋拓云麾碑，宋拓崔敦礼碑，宋拓麻姑仙坛记，宋拓多宝塔碑，唐拓集王金刚经，宋拓集王圣教序等等，都是石墨中的瑰宝。有的是经过前人品题，流传有绪的本子。也有的是明清两代金石家都没有著录、册后也没有题识

审定的文字（琉璃厂叫作披挂），这就全凭自己的识力来鉴定了。如上述北宋拓本九成宫碑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虽然是从清宫里散出来的，但一无皇帝御玺，二无名人题跋，琉璃厂的碑版业都不敢认。翼厂先生一见之下，“洞心骇目、几疑梦寐”即用重价买下。又如上述北宋拓本集王圣教，是清初王弘撰所藏。民国初年山西古玩商人带到北京来求售、琉璃厂碑帖业行家看见这个本子“锋棱具在”，怀疑是翻刻，不敢收买，并王弘撰而否之。山西商人不得不以贱价脱手。后来经翼厂先生鉴定证实是不断圣教中数一数二的拓本。

翼厂先生晚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碑帖上面，他宁肯牺牲他心爱的古籍书画，也不肯放过他寤寐以求的碑帖。如他获见北宋拓本九成宫时，就是忍痛卖去他所藏沈石田吴江图 and 文征明云山图来换取这本九成宫的。由于他这样致力搜罗，才能使山陬海隅的秘本，一时“咸归插架”（北宋本鲁峻碑来自山东，北宋本云麾碑来自陕西、北宋本集王圣教来自山西）。所以启功先生给翼厂先生所著《欧斋石墨题跋》作序，有“近代石墨之藏，无或逾此完且美也”的评价。沈兆奎先生以临川李氏相比拟，这是当之无愧的。

翼厂先生在收藏方面，还具有一种人不能及的美德，就是对文物衷心爱护。翼厂先生的收藏，很少铃盖藏章，越是珍贵版本越是如此。也轻易不找人题跋，自己有所心得，也是写在书帖的附页上，或者另纸写下，夹入书内。他的九成宫跋内有一段话：“古迹流传失所，遇庸妄人加以涂抹，铃以劣印，缀以恶札者，往往而是，徒使后之见者恣嗟太息，惜其所遭、虽有佳工，不可复改”。这段话说的何其沉痛！翼厂先生对书籍碑帖的装潢，也极注意保持其原式，绝不轻易重装或重裱。这个问题看似平平，但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。就有这样的人，不学无术，妄逞聪明，粗暴地改装和重裱极珍贵的书帖！如果

原谅他们的话，那是好心作了坏事！

翼厂先生早年游学欧洲，眼界比较开阔，并不妄想他一生心血积累下来的宝藏能够子孙永保。他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约定，将他全部碑帖归诸故宫博物院中，真正作到永久保存。但不久先生弃世，随着芦沟桥变起，京津陷落，此约也就无法实现。

全国解放后，朱氏后人禀承翼厂先生的遗志，在一九五二年将所藏碑帖七百余种无偿捐献给国家，藏入故宫博物院保存。十年动乱以后，又将所藏明清善本古籍二万余册，明清珍贵紫檀家具二十余件以及端砚、宣炉等文物、先后捐献给国家，分别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、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内。故宫博物院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又曾先后举办过专展。文物界专家评论说：“朱氏是近代捐赠文物质量最高，数量最多的有数几家之一”。捐献之后，社会舆论对此极为重视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，

《文物》、《历史博物馆馆刊》、《人民日报》，《人民画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九三学社社刊《红专》，《纽约华侨日报》，都分别登载过先生的遗作以及有关论文和述评。这本纪念集就是汇集以上各出版单位发表过的稿件编辑而成的。清末叶昌炽先生著《藏书纪事诗》，对藏家“各为一诗，条举事实，详注其下”。此集亦略依其体例，把沈兆奎先生的五首祝寿诗作为代序，放在最前面，次先生遗作，次有关论文，次评述，先生一生的收藏情况，于此约略可见。藏书纪事诗的序文里有这么几句话：“自来藏书家节衣缩食，勿集善本，曾不再传，遗书星散，有名氏翳如之感”。这是自古以来，藏书家的凄凉下场！今天翼厂先生的收藏，却是化私为公，献诸国家。所藏不“是再传星散”，而是千秋万代保藏下去。不是“名氏翳如”，而是舆论远播于国内外，受到了普遍的赞誉！

◁ 启事·稿约 ▷

本刊自发刊以来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情欢迎和支持，源源惠稿。因限于篇幅，许多来稿未能充分采用，深致歉意。

1987年本刊除本原旨外，将进一步加强介绍图书馆建设和革新的新经验，努力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评的开展，加强国内外学术研究及开发性信息的报道，并酌情增加出版年中（普及）版和年终（学术）版两种，届时将通知预订。

为提高编辑出版质量，保证刊期，本刊自1987年第一期起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，改为胶印。特此通告并重申稿约如下：

1. 来稿要求观点明确、文字简洁；较专深的选题如用数学、信息论、符号学等论证文稿，须附有该学科专家的推荐意见及作者

和推荐者的简要介绍。

2. 引文要准确，并注明出处。译文尽可能经校阅后投寄。

3. 参考文献须按在文中出现的顺序编号，在文末依次排列。内部（包括限国内发行）书刊资料、保密资料按规定务请不列为参考文献。

4. 来稿根据刊登情况，按规定酌致稿酬。不拟刊用的稿件一般不退还（油印、铅印、复印件一律不退）。稿件三个月内未见刊用通知，可自行处理，但在时限内请勿一稿多投。

5. 论文须附二百字左右中文和英文摘要及题名。

6. 凡转载、翻印或摘登本刊发表文章，须先征得本刊同意。（详见本刊86：1）